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印度短篇小說集

伍蠡甫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印度文學的菁華表現在戲劇和詩裏，但印度的寓言、故事以及小說也在幫着揭示這一大文化的精神，抑即深染宗教的、宿命的意識。不過，印度小說在現代方始發展，和印度現代文學的一般傾向相調整，漸次燃起民族獨立的火焰。本書在敘事散文的園地中，選譯寓言、故事和現代小說，以見印度人思想形態的遞嬗，固不僅着意於探尋一個民族文學的精美形式。

遠在紀元前一千三百年間，印度有梵文的四部箴言（The Book of Good Counsels 卽 Hitopadeśa），以「得友」、「失友」、「戰爭」、「和平」四大主題概括着幾十篇非常聰明的寓言，它們都是俗諺與故事參合而成，其一貫精神乃在對於神明及君主之屈服。這箴言可以算是世界上寓言的鼻祖，紀元六世紀譯成波斯文，九世紀譯成亞刺伯文，近來又有 Edwin Arnold 及 Charles Wilkins 兩人從梵文譯成英文，前者收在世界名著（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

的東方文學一部中，諺俗都保持原來的韻文體式，後者收在莫利的世界文庫（Morley's Universal Library）中，諺語則皆改成散文。本書從後一個英譯本重譯「失友」的十則寓言，讀者自會覺察菁華全在諺語裏，因為它們無不觸着普遍的人性，比之紀元前六世紀希臘伊索的寓言和中世紀法蘭西北部或日耳曼西部的敘事詩列娜狐（The Epic of Reynard）實不相讓。譯者尤其覺得像「君王所非常敬重的人是幸運的寵兒，無論他是兒子、大臣或異邦人。」「婦女會輕易地遺棄了一個可敬、可愛、良善、慇懃、有錢、慷慨，具有各種美德的丈夫，而私奔到一個毫無才能德行的窮光蛋那裏去！」「我所親愛的人即使在犯過失時也還是可以親愛的。」所房子的材料燒燬了，那污辱落在誰的火上？」一類的諺語對於我們現代讀者實多供獻；而其價值不在它們所道出的真實，反在它們所表現的古代人對於這等事物的見地或理解上。

由此直到英國的統治，印度人可以說是一向生活在凝穆的深潭裏，未曾經過怎樣激烈的波浪。至於現代英國治下的印度知識階級意識所集中於太戈兒的，乃是「森林哲學」那類宗教性之游離現實，此外他並未表出什麼再高遠些的，或更加屬於整個民族出路的動向。但爲了他在現

代印度所佔特別顯然的地位，本書不得不選譯他的代表名作三篇，原本都是用英文寫的。我們不難看到在加爾各答路上只寫着宗教衝突，無上的一夜也不過是個人主義心機的作用。臨了，譯者更選親英色彩特別濃厚的求婦。原作也用英文所寫，載在亞細亞月刊一九二九年十月號中，係Shudhu Mazumdar女作家的素描。她信奉印度正教，是地主的女兒，她的丈夫任孟加拉的代理長官。她從筆下傳出了一位受過白人教育者的十足神情，也十足地代表了在英國治下印度知識界之又一面目，就好像狂風暴雨來時，那托庇於岩穴的細草閒花，幽然自得，一些不解洞外的震撼。然而，印度是已在覺醒的民族，只待一股激盪的精神，越過了太戈爾或甘地等人所鑄的範疇，便可談得到向上的發動。譯者覺得很可惜，像奈都女作家那樣的奮興產品，一時還不能發現於印度小說中，然而，這也許是因為直接用英文發表的還沒有見過吧！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伍蠡甫識於上海。

目次

寓言小說(十則).....	一
一 牡牛獅子和兩胡狼.....	一
二 猴子和楔子.....	八
三 偷兒驢子和狗.....	九
四 獅子老鼠和貓.....	二五
五 窮婦人和鈴.....	二八
六 甘達帕基都的經歷.....	三四
七 農民之妻和她的兩個情郎.....	三九
八 烏鴉金鍊條和黑蛇.....	四一

九 獅子和野兔·····	四二
十 鷓鴣和海洋·····	五一
在加爾各答路上····· Rabindranath Tagore 作	六五
新夫婦的見面····· Rabindranath Tagore 作	八七
無上的一夜····· Rabindranath Tagore 作	九七
求婦····· Shudha Mazumdar 作	一〇九

印度短篇小說集

寓言小說（十則）

一 牡牛獅子和兩胡狼

在南方大道上有一個城市，名叫拉脫拿伐。（一）在那裏，從前住着一個商人的兒子，名叫伐特哈馬那。（二）他雖然擁有不少財產，但因為他的親戚們也很富有，他就決意要使自己的偉大還得增加些。俗語說：

（一）Ratnavate——義為「富於寶貴的事物。」

（二）Vardhamana——義為「偉大起來」或「富饒起來。」

「偉大並不接近求遠朝下看的人；所有向上望的人正在窮下去。」（一）

又說：

「一個人如果很有財產，即使殺死了一個婆羅門，（二）還是可以尊敬。他如果沒有錢，即使祖先是月中人，（三）也要被人輕視。」

「拉克希米，（四）正如年青的女人不喜歡年老的丈夫一樣，不歡迎沒有精力的人，只信賴命運的懶漢，或因浪費無度而變為貧乏的窮人。」

「懶惰、崇拜女人、害病、偏愛自己的故鄉、知足以及膽怯，乃是變為偉大的六種障害。」
俗語又說：

「一個人應當設法去獲得他所沒有的；獲得後，應細心保持；保持着了，更應增加，而增加之後，

（一）這句古語是有點費解的，大概是這樣的意思：「既不要得意，也不要喪氣，應該正視着你前面的事業。」

（二）Brahman——印度教中地位最高的人。

（三）印度人深信有兩種高貴的人：一為太陽的後裔，一為月亮的子孫。

（四）Lakshmi——印度教中的命運之神（女性）。

應在神明指示的場合施捨掉。

「一個人過着日子，既不施捨，也不享樂，這只像鐵匠的風箱在透着，並沒有在生活。」

一個人渴望自己所沒有的事物，但須努力，便獲得財產。已經獲得的財產，如不加愛惜，就自然而然耗盡了。不加補充的財富，好像一匣鉛粉，雖然消耗極小，遲早也要告罄的；但如果不撥作正用，那末有了財富也等於沒有。

「對於既不施捨也不享用的，財產有什麼用呢？對於不以之抵抗仇敵的人，力量有什麼用呢？對於不行善的人，神聖的律法有什麼用呢？對於不能制馭自己的情慾的人，魂靈有什麼用呢？」

又說：

「看見眼毛上洗染的藥劑用得少了，同時又看見蛀蝕房屋的蟻垤一天天地增高了，人就應該用他一刻也不能留住的日子來行善事研究美德。」

「憑着一滴一滴落下的水，罐子逐漸裝滿。這可以作為獲得各種知識、美德和財產的榜樣。」這些就是那商人的思想；因此他買了兩條牡牛，一名商齊伐加，一名奈達那，都套在一輛滿載

各種值錢貨物的車子上，就動身到開士米拉（二）去經商。

因爲，

「對於有力量的人們，過大的負擔算得什麼呢？對於不會疲乏的人，距離算得什麼呢？對於有學問的人，異鄉算得什麼呢？對於講話總是很和善的人，哪一個是陌生人呢？」

所以當人和牲口走到難行山上的時候，商齊伐加跌了一交，膝蓋受傷；一看到這場災禍，伐特哈馬那就默想道：

「一個人熟悉人情和規矩，隨處都好努力幹些事，但最後的結果卻握在命運的掌中。」
然而，

「猶預是一切行動的反對者，是應當拋棄的；因此，還是放棄了猶預，祝事業成功吧。」

這樣決定之後，伐特哈馬那就撇下商齊伐加，繼續前進了；那可憐的牡牛用三只腳支持全身的重量，設法要站起；因爲，

（一）K. Suncern——開士米省。

「各人命中注定的壽數，保護着一個人的生機，無論他落在水裏，從峭壁上跌下，或被毒蛇咬了一口。」

過了不多幾天，這牛吃了他最愛吃的東西，重又肥胖起來，精神很飽滿；他在林中那些路上漫遊，發出一聲大叫。在這森林中，還住着一只獅子，名品茄拉加，他的膂力給他贏得充分的歡樂；正如俗語所說，

「別的野獸並沒有替獅子行敷油或加冕的典禮。然而，他天生威武，做了百獸之王，征服了獸國。」

一天，獅子渴了，跑到河邊去喝水；當他聽見商齊伐加的叫聲時——這種聲音他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所以對於他是和晴天霹靂一樣的可怖——他就沒有去喝水，立刻渾身戰慄，逃回住處，一聲不響地站着，默想那究竟是什麼。就在這樣的狀態中，獅王被他的顧問兩只胡狼發見了；他們一名卡拉泰加，(一)一名達馬那加，(二)後者對前者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哥，獅子雖然口渴，卻沒有照例去喝水，只這樣沈悶，這樣喪氣，留在家裏？達馬那加啊，卡拉泰加回答道，照我的意

見，我們不該再替這末一個王服役了；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去研究他的舉動呢？我們侍奉他這麼許多年，除了煩惱，什麼也沒有得到。

「看啊，貪財的奴隸們在服役的時候做些什麼事！再看看身體被這些傻子剝奪了多少自由！」又說：

「凡依賴他人而生活的人，須忍受風寒、炎熱和疲勞！聰明人只要有了這些的一部分，就可以實行懺悔而得到幸福了。」

「生活必須具有一種不受約束的生計，纔值得生活；假使在他人的威權之下偷生的人也算『是活人，那末誰是死人呢？』請問？」

「工作來去、伏下去、站起來、說出來、不准做聲！有錢人這樣戲弄那些被依賴的羈絆緊扼着的貧民！」

(一)義爲「喜歡讚賞。」

(二)義爲「懲罰或改正。」

「傻子們爲要獲利而穿戴起，並且穿戴起纔好做他人的工具！」

這種又是一幅很生動的奴隸的寫照：

「他爲要高升而自卑；爲要生活而消耗其生機；爲要獲得安逸而忍受苦痛。誰優得像奴隸這樣厲害！」

「如果他不聲不響，他是愚蠢；如果多說話，他是一個無用的空談者；如果耐心屈伏，他是一個懦夫；如果他不肯忍受，他就往往被擯棄了。」

「如果坐在看得見的地方，他顯然是閒着不做事；如果站在遠處，誰也找不到他了。奴隸的職務，即使在苦行僧看來，也是非常高深而難辦。」

你所提議的，老哥啊，達馬那加說，無論如何不便實行。

「怎麼！你不該一心一意爲那些有權勢的貴人服役，立刻欣然履行衷心的願望嗎？」

「如果沒有僕役，那些貴人何時纔能享受拂塵、華蓋、象、馬和漂亮的肩輿所點綴的顯赫的風光呢？」

話雖如此，卡拉泰加說道，我們同這件事（二）有什麼關係呢？人應該隨時避免管閒事。正如俗語所說：

「喜歡管閒事的人往往要被逐回而躺在地上，好像那拔楔子的猴子。」
這是怎麼回事？達馬那加問。於是卡拉泰加把下面的故事講了出來：

二 猴子和楔子

在名叫馬茹達的國度裏，一個卡耶斯泰人（二）塞哈唐泰，着手建築一座戲院。有一木匠，已用鋸子在一段木料上鋸了幾道，就在那裂縫中嵌入一個楔子。一羣猴子照例跑到那邊來找尋食物，其中有一只彷彿受「時間」的魔杖所指點，用兩手握住那個楔子而坐下了，他的下半身懸在那裂縫裏。他天性浮躁，化了很大力氣，竟把那楔子拔出，於是兩面的木塊就合攏來，毀壞了懸在中間。

（一）指獅子不喝水而從河邊回來的事。

（二）Kayastha 現在多半被白人雇用為書記及會計員，他們的特徵是不惜化費來演劇敬神。

的東西，於是猴子就喪了命。所以我說：

「喜歡管閒事的人往往要被逐回而躺在地上好像那拔楔子的猴子。」

雖然如此，達馬那加說，主人的事務，僕役們當然應該顧到的。總理大臣是僱來照管一切事務的，卡拉泰加說，讓他去管吧。一個屬員無論如何不該越俎代謀；因為，

「由於熱心顧到主人的安全而越俎代謀的人，將來總要懊悔，好像那因狂叫而受懲罰的驢子。」

達馬那加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卡拉泰加就講了下面的故事：

三 偷兒驢子和狗

在伐拉拿西城裏，從前住着一個洗衣工人，名叫卡福拉帕泰。有一天晚上，他在一個年青女子的家裏玩了許多時候，直到夜深纔回來睡覺；因為疲乏了，所以睡得很熟。這時候，有一個偷兒爬進來，想偷屋裏的東西。那時候，院子裏有一只驢子和一只狗。聽見了偷兒的聲音，驢子就對狗說，——

這是你的事情呢；你爲什麼不起來，叫醒你的主人？狗答道，我的職務和你有什麼相干呢？你明白我怎樣看管這一家，可是我們的這個主人卻並不賞識我的功勞，反而捨不得給我口糧。你知道，一般的主人沒有看到僕役們的過失，是不會尅扣他們的口糧的。聽我說，野小子！驢子叫道。由於他們的天性，狗類是不可以接觸的。但是再聽我說，一說僕人的職務吧。

『臨場猶豫不前的，是僕人呢？還是朋友？如果事情被破壞了，那是僕人的過失呢？還是朋友的過失？』

狗答道，——聽我一句話：

『凡在正當的時候，不顧念他的僕役們的人，可以算是主人嗎？僱傭着僕役的人，不是應當時時撫愛他們嗎？』

古人不是也說過：

『無論僕役們在進食、娛樂、執行職務、奉行宗教典禮、或爲行善而行善——都不應把他們的事情打斷。』

驢子憤怒地喊道：——惡徒！你不管你主人的事。隨你去吧；不過我卻要設法弄他醒來；因為，『我們應在背後崇拜太陽，應在腹上崇拜火神，應在各方面崇拜主人，並且應毫不虛偽地崇拜上面的世界。』

他重述了這幾句話，就大聲叫起，結果驚醒了那洗衣服的工人；可是非常渴睡的他，卻爬起來用一根很粗的棒把那驢子痛打了一頓。所以我說，『由於熱心顧到主人的安全而越俎代謀的人，將來要懊悔的，好像那因狂叫而受懲罰的驢子。』

注意：我們的職務是要尋找獵物；那末讓我們管到我們的正事吧。不過我又想了一想，我覺得今天我們沒有機會做這事；因為我們還留着許多食物，就是儘量吃也都吃不完。

達馬那加聽了很不高興，喊道：——什麼！你難道僅僅爲了食物纔替獅王殿下服役嗎？這是很不智的；俗語說得好：

『聰明人憑着王侯們的眷顧獲得朋友的扶助，好抵制敵人的陰謀；因爲，誰不是只在圖謀果腹呢？』